



生死家书

陆蒂 著

民国往事的河 / 浩浩汤汤
苦苦追寻的梦 / 早已染霜

在那个动荡的民国 / 一封封散落的家书

铺就了几十年后一条风雨无阻的寻亲之路

百年生死 / 一夜枯荣
再回首 / 已是物换星移、人去楼空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生死家书

陆蒂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死家书 / 陆蒂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399-5118-8

I. ①生… II. ①陆…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008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3-447 号

本书原书名为《当号角响起: 一九四九年的这些人, 那些事》, 由大都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于 2013 年在台湾首次发行, 现授权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简体字版本于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发行。

书 名 生死家书

著 者 陆 蒂

责任编辑 王雁雁 陈琪荣 黄孝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118-8

定 价 2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

目录

CONTENTS



1	缘 起
5	人世几欢哀,西岸绿荫少 第 一 章
11	映月相对井中来 第 二 章
17	更山鬼吹灯啸,惊倒世间儿女 第 三 章
25	鸿鹄高举,天地睹方圆 第 四 章
33	人在湖海,家书万金 第 五 章
91	千军万骑围城,水动山摇 第 六 章
109	复舟如芥,君无助 第 七 章
119	天府王子与安平公主 第 八 章
145	风雨暗残红 第 九 章
163	垂杨影断案西东 第 十 章
169	谁怜故山归梦 第十一章
197	镜里花容瘦 第十二章
215	风雨从飘瓦 第十三章
227	霜林已晚,秋蕊犹香 第十四章
241	翠谷苍崖几变,风雨化人来 第十五章
255	和泪唱阳关 第十六章

生死家书

缘起



这是本纪念我父母的书^①，他们在世时，局势的关系，很多事情是不能讨论的，我以前没想过自己父母的一生与时代有何牵连，因为他们似乎刻意活得沉默低调。不论是母亲的出生地台湾台南市，或父亲的故乡四川地庙镇县^②，他们都鲜少和我们提到他俩家乡的事。

他们在世时，除了外祖父来过一次家里（姐姐说的，我当时尚未出世），小舅来过两三次，就再也没有任何亲戚到过我们家。父母也很少向我们提及他们的亲戚。不像他人的父母那般有许多亲戚。

小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家庭似乎没有过去，像是从宇宙中突然迸出一般，我小时对父母的身世并不清楚。因为当时是“白色恐怖”的戒严时期，国民党很多党员都因无故的奇怪理由入狱或遭枪毙，大人们怕我们小孩子口不择言地把在家听到的事乱说出去，招灾惹祸，因此尽量不向我们提起旧事。后来，更不轻易让我们与村子外的人互动，省得遇到来历不明的人。

长大后，通过知识的撷取、生活经验的历练、政治上的解禁，从他们所遗留的文件上拼凑，许多从前我不明白、不谅解的事情才有了答案，得到释怀。只是，此时物换星移，人事已非，难免空留遗憾。

我是家中的老么，与父亲的缘分不多，我十一岁时，父亲突然中风，他便如鸿毛般无声地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由于他那军人的性格与严格管教的方式，他刚走的当下，我那失怙的痛，

① 本书为真人真事之记述，但为尊重作者亲族之隐私，全书人名大多为化名，部分地名亦同。

② 为尊重作者亲族之隐私，此处为化名。

竟压不住一种解放与挣脱的窃喜，我大胆地向礼教严谨的家人陈述我的感受时，没人敢多说话，但他们也未反驳我的言语。

我们都挚爱着父母亲，也看见他们一生辛劳地为家庭奔波。只是，在那个当下，我们没有足够的知识与智慧去谅解他们。我的父亲也没有能力挣脱命运对他的羁绊，没有人太刻意去回忆他，甚至下意识地想忘掉他。因此，他又静静地在善导寺灵骨塔内，等候了三十五个年头。

待我们也迈入中年，受了生活的洗练、知识的增长，加上时间上也与童年有了些距离，才有勇气回忆。偶然的机，我翻阅他所遗留的家书，知道父亲的遗愿是回乡，于是开始延续他当年的寻寻觅觅。历经十年的努力，终于和他在四川的家人取得联系。

由他们的口述，赫然发现，像父亲那样的铁人，竟也是一个有血有泪的个体。顿时之间，回忆中他的一举一动，我都觉得痛。他如孤鸿般只身在天地间盘旋，企图寻找那回乡的路。现在的我很想对他说，为什么你当时都不说话，为什么让我们误会你一生一世？也就是这样矛盾的因素，让我原先计划用半年来替父母亲作传，结果挣扎了五六年。我无法决定自己该用何种态度面对此事，如何忠实勇敢地面对自己对父母的情感。

我的母亲，是个完美主义者，在情感上，一辈子都自囚在寻梦园里，如浮云般摆荡在虚实之间，错失了在身边所有的美好；但在生活上，她是个勇者，有着堂·吉珂德的傻劲儿，再颠簸的路，她都会坚持穿着那双高跟鞋，忍着脚痛，努力平衡着，如淑女般走过。

而我的父亲，一生都在战争中度，他的性格深受炮火影响。年少的他为了让家庭走出贫困、国家走出衰败，不顾艰难

地远走他乡。一九四九年后，兄妹四散，他看着自己留学救国的理想幻灭，流亡他乡，困坐笼中，遇见他一生中最美好也最心痛的事——和我母亲结婚。

母亲受日本殖民教育长大，对日本有着爱恨集一身的矛盾情结，她与父亲的共同梦想，就是移民日本。父亲希望能因此与在祖国大陆的亲友自由地联系，找出一条归乡之路，母亲则是希望回到她心理上的故乡——他们两人都认为台湾是个没有退路的战场，要移民才有活路——但这样一个求生存的梦想，却销蚀了他们的婚姻，也断了他们的归乡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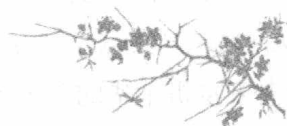
由于他们在战争中，似乎都曾经参与过某种地下工作，战后一直活在这样的阴影中，对政治的恐惧，使他们很少向我们这些子女提到他们的过去。当时，他们对我而言，只是一对不完美的父母，我深爱着他们，却对他们难以真正了解。对他们的许多不解与迷惑，我从未想到会被解开。

父亲去世后，母亲与她青梅竹马的日籍男友再度交往，但她一个人在那看似绚烂却虚幻的情感中，踽踽独行，终究未能再嫁。二〇〇四年，母亲去世后，我才有机会见到一些父母当年的文件与书信，详细阅读后，才发现自己的父母，其实也是人，不是神，他们有难忍的七情六欲，也有血脉偾张的赤子之情。因为这些书信，我循线找到了与父亲失散近七十年的姑姑们。

二〇一一年，我带着父亲的骨灰和家书回四川，与他的妹妹们见面，和她们深谈。在她们的帮助之下，我回到从前，将父亲的事迹如拼图般凑起，然后才豁然了解，为何父亲会如此沉默隐忍。但凑起的拼图却让现今两岸的家人之间，产生了无奈的尴尬——就如同我父母的婚姻，对我们这些在台湾的外省人的第二代所产生的尴尬一样无奈。

平童伯亲父

生死家书



第一章 人世几欢哀，西岸绿荫少

父亲的童年

一九一二年，四川正式成为当时中华民国的一个省，当时的四川，曾有短暂的独立，但就如那些香蕉国家^①一样，山头主义横行，就在四川陷入长达二十一年的军阀混战时，一九二四年，四川省的一个小镇里，父亲登上他人生的舞台……

父亲的家族是这个小镇上殷实的大地主，一大片无边的丘壑，本都是家族之地。我四川的曾祖父是个勤俭的商人，从卖童玩的走贩起家。他自己做了一个草挂架，手制一些童玩，靠一双灵活的商务手腕和一双努力不懈的脚走贩，翻山过水地沿村兜售。勤奋大半生，从两袖清风走到家财万贯，他终于攒钱，买地，又娶二房，做了个老来富贵荣华的大地主。他在四川蓉城(成都)的罩子街^②，砌了个大楼，并在城外买了大片土地，再将土地租给佃农，从此就靠收租过活，以为就此可以让他的儿子们好好读书，不愁吃穿。

白手起家的曾祖父，正房无子，遂娶二房，生下五子，个个接受良好的教育。我的大伯公，生在富贵之家，个性刚强，做事独断，后来从军，做了国民党的要员。么姑向我回忆起大伯公时，说他长得和中年的鲁迅神似。我摇头表示只知其人、不知其貌，姑妈只好放弃形容。

而老二正是我祖父，他自学成医，虽好施善行医，经年无偿

① 香蕉国家(Banana Republic)，是指经济体系通常是单一经济作物如香蕉、可可、咖啡等，拥有不民主或不稳定政府的国家。

② 为尊重作者亲族之隐私，此处为化名。

地四处替乡亲医病，广受地方父老的尊敬，却也是个牛脾气，对自己的家庭非常严格。他谨遵八股教条，妻儿动辄得咎，别说我奶奶，姑姑们也常被打，就连他最疼爱的独子——我的父亲——都会因一些小事，被祖父亲自带到家族的宗祠去，受家法的鞭笞。祖父定的家规非常严格，那鞭条打下去可会皮开肉绽的，我父亲几度被打得双脚许久都无法站立，七十多年后的如今，我么姑回忆起我父亲在宗祠被打的那光景时，还倒吸了一口气。但偏偏我父亲也不是省油的灯，总是没两下就又要和祖父对上了。他个性是越打越牛，也埋下和祖父决裂的种子。

至于老三（我父亲称其为“三爷”），我么姑没多说，倒是三妈这房亲戚，后来与外戚一起倒了我父亲的账。而老四（四爷），我么姑说他娶妻后无子仅一女，又分到一部分家产，于是夫妻两人活得像“丁克”族^①般从容。老五则英年早逝。

我父亲有五个妹妹，他是独子，自然是家中的小皇帝。小时候，他上城里的私塾去读书，都是由家中的长工，用竹篮子一路背着去的。没几年后，祖父辈分家，我祖父这房就被分到一个依山傍水的大宅子，一个小山谷，面向河湾，那长工一样翻山越岭地背父亲去上私塾。等他再大些时，就改用两人抬的滑竿儿^②抬去学校。当时，成都市区学校都有平权教育了，但乡下的民智未开，风俗旧陋，女性地位低下，祖父母准许我父亲使唤妹妹们。姑姑们回忆时都说，她们小时候很敬畏我父亲，因为

① 丁克族，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的音译，代表双薪水、无子女的家庭。

② 滑竿儿，四川山区的一种交通工具，用两条竹竿和一个竹椅搭造而成。

只有他和老爷子(我祖父)平起平坐地杠上两句而不被打。

当我祖父四兄弟尚未分家,还住在成都城内的罩子街大户时,父亲和我大伯父是一个院子里最亲近的好兄弟,因为当时还没有其他的男娃出世,剩下一堆女娃又没得玩。

后来祖父辈兄弟分家后,我祖父这一房分到靠水的大湾,因为祖母就是大湾当地世家的大姑娘,于是祖父便分到那附近的一大片田地,和一栋气宇不凡的三进式四合院大宅,是依山望水的盘龙处,在第三进的后院中,有两株高大的桦杨树,各踞一角,树干有一个大男人手围起来这么粗。

大宅位于山坡上,下方有一土方空地,左右两方各有一排房,土方右边是仓库,储藏佃农缴纳的作物;左边则是马房,内有祖父悬壶行医时用的白马一匹。当时四川土匪为患,袍哥子^①特多,为防盗匪强抢粮仓,祖父因此特别在马房的屋梁上,暗藏有一把关刀,保家护身,以备不时之需,却不知后来因此惹来杀身之祸。

民国成立后,土匪没少些,却又冒出一堆军阀混战,弄到四川各地民不聊生,即便是大地主,也活得如难民一般狼狈,父亲约十岁时,蒋介石先生入四川平天下,当时家乡的人本以为苦难终于过去,殊不知灾祸才刚要开始。

一九三七年父亲(十三岁)家乡发生一场旱灾,由于国民政府忙着打仗,无力处理灾情,以至饿殍四处,饥民流窜,死伤数百万,造成社会动乱。父亲家乡的田地,寸草不生,佃农无法缴交粮作,好在祖父家中存粮有余,才能安然度过。父亲曾在

^① 袍哥子,也被称为哥老会,是清末民初四川附近盛行的民间帮会。

无意间，向我们提起他幼年时家乡闹旱灾，遍地伏尸，当树皮都被人啃光时，大伙儿掘地三尺，挖出树根来吃；当树根也被吃完后，就只好挖泥巴来吃。

生在富足台湾的我们，实在无法想象那个画面。父亲用他的人生经验来告诫我们，要我们惜福知足，因为当时我们桌上的晚餐，除了公家配的白米饭，就只有一盘母亲的创意快炒——酱汁西瓜皮丁——那西瓜皮是她从黄昏市集上捡来的，我们都很害怕吃它。当时，我们以为爸爸说的这段家乡事，是唬我们吃饭的鬼扯淡，直到父亲去世的三十五年后，我一次无意在网上浏览，突然看到某一个谈历史的网站谈到一九三七年四川大旱灾的景象和照片，那还真如父亲所描述的人间地狱一样恐怖，才知道他真的经历了那惨绝人寰的大饥荒。

当年那场旱灾过后，接着又有国民党政府低价强行征购谷粮。几年下来，祖父家业亏损连年，老一辈的忧心忡忡，晚一辈的各作盘算，父亲的大家族中，气氛诡谲，不再和睦。

在那个灾祸连年的时代，中国已经苦难了一世纪。一个垂垂老矣，走入死胡同的文化，在面临新世纪的来临时，乱了阵脚；再生文化的阵痛期，不断拉长，成了近代所有华人的共业。

祖父知识渊博，却非常八股，摆脱不了礼教犬儒的教条思考，他对父亲的期待，只是承传家业，明哲保身罢了，国共内战期间，更以为可以偏安江南，并不希望父亲志在四方，他对大时代的到来，不愿面对，终致自己的家庭分崩离析，子女流浪他乡。

父亲家庭是书香世家，即便是那样艰难的条件下，祖母仍坚持不论男女，都要继续升学，由于乡下没有像样的学校，姑姑们都得到离家至少有三天以上脚程的地方去上学，因此被迫

住校。

要女孩子们去上学，是祖母的坚持，对于身处封建环境下的祖母，却有这样先进的男女平权观念，让我非常惊讶与感动，当然，姑姑们也没有辜负祖母的期望。

第二章 映月相对井中来

生死家书



母亲的童年

母亲大约是在我父亲从竹篮换成滑竿儿被抬着去上学堂时，在台湾出生的。那时候还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①，我长大后，她偶有向我诉说她的童年及往事，有些事，我后来甚至怀疑父亲从来都不知道。她是个谜样的女人，这可能与她的出身有很大关系。她曾描述当年她台南老家朱门酒肉臭的风光，老宅就在赤崁楼附近，祖先施琅，是郑成功的军师。她自诩是大户人家出身，但我从小就鲜少听她谈台南老家的事，她说，因为她和父亲是私奔的，不受祝福，所以才与老家少有联络。

母亲的命就没父亲好，在那重男轻女的时代里，外祖父基于兄弟义气，受人招赘，娶了友人（同为招赘）的寡妇作二房，立誓要替友人完成遗愿，为对方妻家生个儿子，留个香火。无奈寡妇外祖母肚子不争气，只生下我母亲这个女娃儿，当时甚至被失望的外祖母亲手丢下后院的井里。我母亲在年迈寿终前，谈到那一段过去，她都还会怨忿无奈地流泪叹气，然后立刻眼睛一亮，提起她的养母。

她说算是老天对她的补偿，在母亲府城家乡大宅的旁边有一栋独户的洋房，洋房是由府城当地的日本警察局长承租下来，用来作他日籍的姨太太金屋藏娇的阁楼。一天深夜，云淡风轻，那孤独的“战国夫人”，正在二楼小阳台上对月独酌，醉眼蒙眬之际，见到邻居偷偷摸摸地将一包东西扔下井，等那人走

^① 约为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间，自《马关条约》始，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止。

后，她摇摇晃晃地来到井边一探究竟，当见到井中的婴儿惊恐无声地浮游时，这才醒来，费尽力气把我母亲从井里捞了出来。就这样，我母亲幼儿时，都是由这日籍养母带大的。

养母待她如己出，她也以为那是她亲妈，但她总觉得奇怪，她所称的父亲大人，不常来，即便来了，奶妈也会把她带开。她印象中，那养父总是笔直英挺地出现在门口，养母总会殷切娇巧地上前迎接，然后一起消失在她眼前。她试着学她养母一样向养父撒娇，却从未抓住过养父的眼神。直到她将入小学前，她的日籍养父被调往祖国大陆关东地区，这位日籍养母，才把当时还自以为是日本人的我母亲，亲手送回生父家认祖归宗，而母亲这才发现原来自己不是日本人。她没想到自己竟会被送给那个以前常被养母偷偷咒骂的邻居士绅，而这人居然又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二房外祖母是个独生女，与外祖父婚后生了三个子女。外祖父的大房不详，但外祖父入赘时，一并带来大房所生的五个孩子。大房的大儿子，后来在日本军部当队长，在侵华战争中阵亡；二儿子身材高挑，相貌酷似欧洲人，才气纵横，书画诗词俱佳。当大舅作战身亡，日本军方为其举办追悼仪式时，高级将领皆来悼念，大房的二儿子为兄题诗一首，为其挽联，一位日军首长拜读后，大为感动，当众询问题诗者为何人。

大房的二儿子与我母亲无所不谈，在当年台湾进行全面“皇民化”教育的特殊时期，他从军当了军官。外祖父家中，因而大受地方上的尊敬。当母亲拿他当年从军的相片给我看时，我有些傻眼。那黑白照片中，有一个明明就是西方脸孔的欧洲人，穿着日军制服，骄傲地一手护着军刀，一手自然下垂，在椰子树下，站得笔挺，笑得灿烂。母亲说他是卷毛的，因为大妈有